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七十七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九

教閱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

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

獮田如蒐田之法羅獘致禽以祀祊中冬敎大閱前期
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為
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
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
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
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
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
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

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以上注並見田

獮門此不再錄

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

魯桓公六年大閱　公羊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大簡

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　穀梁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脩教明諭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脩之

莊公八年正月師次于郎甲午治兵　穀梁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道政齊禮鄰國望之歡如親戚何師之為善師者不陳師衆

素嚴不須耀兵列陳善陳者不戰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與戰善戰者不死投兵勝地故無死者善死者不亡民盡其命無奔敵背亡公羊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使之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也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

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晉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説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

於狐毛而佐之（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膢五日（如淳曰立秋貙膢伏臘曰膢音劉劉殺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貙劉膢劉義各通耳漢儀注云立秋之日斬牲於郊東門外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都試騎士治飾兵車畫

龍虎朱爵延壽黄袍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
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
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
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
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
被甲鞮鍪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
驂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蕭望之劾延壽上
僭不道坐棄市

東漢制以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御戎路白馬朱鬛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初令百官貙膢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安帝初鄧太后臨朝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横乘此無備馬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者言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

血大將軍司馬凉假司馬伍岩說大將軍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

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隷校尉以下雖大將亦領屬焉

帝自黄巾之起留心戎事問討虜校尉蓋勲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祗黷武耳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

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金草今兵戈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閲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閲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魏文帝嗣魏王位其年秋閲兵於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金鼓之節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閲兵於東郊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

自臨宣武親大閲習衆軍然不自令進退自恵帝以後其禮遂廢

東晉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成帝咸和中詔内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其地因名鬬場自後藩鎮相倣諸方伯往往閲習然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肆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講武堂餘見田獵門

後魏明帝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帝親行貙劉之禮

孝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黄别為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廻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来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威觀自後以為常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萊野為場為

三軍進止之節又别墠於北陽輿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為戰陣之法凡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戰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前五日

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為和門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為客主先舉為客後舉為主從五行相勝法為陣以應之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

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於陣前以太牢祭黄帝軒轅氏於狩地為墠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

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礿仲秋教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百人置一纛十隊為一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光甲鐵具裝青纓拂建狻猊旗第二團絳絲連珠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黑纓拂建六駮旗

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鞞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㭊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歌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草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旟旛一第二團每隊黄隼旟旛一第三團每隊蒼隼旟旛一第四團每隊烏隼旟旛一長槊楯弩及甲鎧等各稱兵數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軺車一乘白獸旛及節每一騎吏三人車輻白從十二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為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團團然後諸團嚴駕立

大角三通則鐃鼓俱振第一圍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圍次前部鼓吹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颭槊二張大將在其次鞬馬二十匹次大角次後部鐃吹次第四圍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圍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為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圍騎陣於東面第二圍騎陣

於南面鼓翊大將軍居中駐馬南面第三圍騎陣於西南面第四圍騎陣於北面合為方陣四面外向步卒翊輜重入於陣内以次安營定四面陣若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内安雜畜事大將亞將等就牙帳馬步陣與軍中散兵交為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

又亘八十里通諸路合三十軍亘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濶二寸題其軍號為記御營內者合十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隷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馬私隷悉以綴於衣領各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餘事使人交相去來執以行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

唐太宗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詳見兵制

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於滍水之南行三驅之禮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於其地因以得名後改講武臺

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羣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右武候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左右威領武候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誓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直圓鋭之陣右為方鋭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位

武太后聖歴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請延至孟春王方慶上䟽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兵者金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按蔡邕月令章句太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摧傷物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傷

首種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為冱寒所傷故至春不長今月令首種稷非麥令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故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宿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鋋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槍立於陣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

於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捨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薛訥為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唐開元禮

皇帝講武儀注

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

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有司先芟萊除地為場方
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又於其內墠地為步騎六軍
營域處所左右廂名為三軍皆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
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
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相去五十步為三軍進止之節
又別墠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
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其中如常儀前一日講武將帥
及士卒集於墠所禁止諠譁依方色建旗為和門於都

壇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於壇所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如常式步軍入將被甲冑乗馬教騎大將亦乗馬教習士衆為戰陣之法凡教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衆習見旌旗指麾之蹤旗卧即跪旗舉即起金鼓進止之節聲鼓即進鳴金即止知刑罰之害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

戰鬭之備習串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講武日未明十刻軍士皆嚴備五刻將士皆貫甲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將軍依儀各依格備物大將軍各依格處分軍中立於旗鼓之下凡六軍鼓各一十二鉦一角四並於其軍後表之下車駕出宮如常式　講武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出宮以刚日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置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為小駕依圖陳設未明二刻

搥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俱詣西階下奉迎侍中負璽如式乘黃令進革輅於太極殿前皇帝服武弁之服餘並如圜丘儀駕至墠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至講武所入自都墠北和門兩步軍之北當空南向黃門侍郎奏稱請降輅還侍位皇帝降輅入大次而觀兵部尚書停於東廂西向三仗小退以通觀路領軍減小駕騎士立於都墠之四周侍臣依左右廂立於大次之前

東西北上文武九品以上皆公服文東武西在侍臣之外十歩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於都墠北和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方立於道西皆向輅而立於北為上駕至和門奉禮曰可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卿引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立於大次西北南向以東為上若有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四周任意然後講武諸州使人及蕃客立定吹大角三通中

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以上各集於中軍大將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旗鼓之南北面東上右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西東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誓曰今行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眾諸果毅各以誓詞遍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

旗士衆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
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騾徒
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
亦鼓而舉白旗為方陣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為
銳陣北軍亦鼓而舉黒旗為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
舉黄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陣以應之次
西軍鼓而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
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黒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黄

旗為圓陣以應之凡陣迭為主客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之士五十人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為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從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

跪奏請觀騎軍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俛伏興二軍吹角擊鼓士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唯無起跪耳騎軍東西迭為主客為相勝之陣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如步軍法五陣畢俱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而還凡步軍二軍之士備則滿數省則減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節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刃相及凡步士逐退過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過也騎士不在此例若因田狩則令請武軍士之外先期為圍觀訖乗馬鼓行親禽

如別禮狩訖乗輅振旅而還如常儀講武罷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講武禮畢請還俛伏興皇帝降御輿侍衛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升訖勑車右升千牛將軍升輅陪乗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以下如圜丘還宮儀唯不作鼓吹不撞蕤賔觧嚴訖將士各還明日羣官奉參起居如別儀

開元八年八月勑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於

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唯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騎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恊於師貞以弘武備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御鳳翔府門大閱

五年正月御翔鸞閣習武自後遂廢

文宗大中六年五月勑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人充教練使每年依禮教習仍於其時申兵

部

梁開平元年十月駕幸繁臺講武至二年七月改為講武臺按地理志本西漢梁孝王所築謂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故里人呼之為繁臺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六軍之容甚盛

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氊罽命強者兩兩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挺為馬檛施韋鞘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

級以遷隸之自是師旅皆精鋭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將伐太原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馬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

帝循太祖舊制親閱武藝御便坐時召上軍觀步射擊刺列為行伍或召宰相親王臨觀閒亦幸殿前班閱馬射行幸池苑亦令諸軍衛士騎射鵰盤截柳枝或於庭中令射毛毬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

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強平射者為上等

艱於引滿者別為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為一等各量

其材力而遷隸之至道元年九月又閱禁旅有挽強

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

數百東西列陣挽強彀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

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

之陣數萬成列者乎

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大閱諸軍於東郊其儀最備詔有

司擇地於含暉門外之東武村為廣場乙丑夜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分出諸門丙寅上乗馬以出宗室近臣尚書侍郎御史中丞給諫上將軍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別駕從賜以窄袍上至行宫諸軍陣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諸班衛士翼侍於臺後有司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召從臣坐而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以應之初舉黄旗則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

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作鼓作則士進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上曰可止矣遂舉黒旗以振旅軍於左者畧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畧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以歸御東華門閲諸軍還營翊日近臣諸軍將校以内職皆賜飲其後又幸飛山教場觀發機石連弩及便坐日閲召募新軍時令習戰陣之狀率如兩朝舊規其事悉見兵志

仁宗時案閱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三百以下或習或給役其後别募廂軍亦閱武技號教閱廂軍戍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諸營日習之法以鼓聲為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以教坐作進退非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祖宗已来中外諸軍皆用之

明道二年樞密使王曉上言天下廂軍止給役而未嘗習以武技宜取材勇者訓肄升補禁軍天子可其奏

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上封者言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鐙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袛帶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輙禁止

神宗熙寧三年初置保甲

四年始詔以時肄習武事詳見兵志門

五年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行於諸路

其法五伍為隊為陣陣横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鼔為節束草象人而射馬中則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即退預籍人馬之強者隱於隊中遇可用則别出為竒帝以其㸃閲周悉常

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

六年帝初置內教法旬一御便殿閱武技程其能否而勸沮之

元豐元年詔立在京秋校試諸軍技藝格第為上中下三等步射六發而三中為一等二中為二等一中為第三等馬射五發驟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數第如步射法弩射自六中至二中床子弩及砲自三中至一中為及等並賞銀有差槍刀并標排手角勝負計所勝第

賞其弓弩墜落或縱矢不及堋或挽弓破體或局而不張或矢不滿或弩蹹不上牙或擭不發或身倒足落並為不合格即射已中賞餘箭不合格者降一等無可降者罷之十一月京西將劉元上言馬軍教習不成請降補步軍又不成降厢軍詔下令諸軍約一季不能學者如所請降之

二年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昭宣使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東上閤門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

長總二十二縣為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為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為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楪酒醪以為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為教頭教保丁馬凡一都保以相近者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聚

教之以大保長藝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為騎二為弓三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

三年内教法格并圖其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步及馬射馬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鬬步用鏢排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習誦焉

趙卨言今欲大閲漢蕃陣隊且以萬二千五百人為法旌旗麾幟各隨方色戰國時大將之旗以龜為飾

蓋取前列先知之義今中亦宜以龜為郲其八隊旗別繪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天地則狀其方圓風雲則狀其飛揚熊虎則狀其猛厲鳥蛇則狀其翔盤之勢以備大閱而樞密院以為陣隊旗號若繪八物慮士衆難辨且其間亦有無形可繪者遂詔大閱旗幟上依方色仍異其形制令勿雜而已

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譌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

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曾鮫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累石為八行晉桓温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久亂将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

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

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侯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豫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

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於是以八月大閱九軍陣於城南荆家陂已事拆營回軍賜遂等下指揮馬步諸軍銀絹有差

哲宗元祐元年髙翔上言乞依舊教閲御陣與新陣法相兼從之

元豐七年詔已降五陣法令諸將教習其舊教陣法

並罷盖九軍營陣為方圓曲直鋭凡五變是為五陣
至是復令與舊教御陣互教
四年右司諫蘇轍上言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
習武藝將兵皆早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
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閲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
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
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朝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
法愚憒者頗以為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鬬期於勝

豈必盡能如法樞密院亦以為元降教閱新法自合教者指授不當令兵衆例誦詔從之

徽宗宣和八年詔州軍禁軍出戍外常留五分在州教閱

高宗建炎元年始須密院教閱格法專習制禦鐵騎摧鋒破敵之藝習全副執帶出入短椿神臂弓長柄牔刀馬射穿甲施用棍棒並每年比擬春秋教閱法別立新格行下一日短椿神臂弓給箭十隻射親去垜一百二

十步長柄䟺刀謂長一丈二尺以上用氊皮裹為頭者餘教閱振華軍稱䟺刀準此引鬬五十次不令刀頭低墜至地并每營揀選二十人閱習放砲打親旨長柄䟺刀手本色相鬬并短樁神臂弓手長柄䟺刀手施用棍棒各擊虛三十次砲手閱習施放七稍大砲排日就營教閱凡經兩閱者每五十人為一隊全副執帶教習分合一次教習分合隨隊多少分隸五軍謂如五百人每隊五人人即每軍兩隊之類人多依此每軍各置旗號

以顏色様制物號為別謂前軍用緋旗以飛鳥為號後軍用皂旗以龜為號左軍用青旗以蛟為號右軍用白旗以虎為號中軍用黄旗以神人為號又別以顏色様制物號錯招旗分旗差教頭掌之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却或分藏為伏或分出為奇並舉旗為號並便鳴小金應鼓為號以備瞻望旗號不及預約伏藏之處慢打小金即伏急打應鼓即奇兵出陣趨戰急打小金即

伏兵出所有春秋大教推賞自依海行格法詔依

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詔以二十四日幸白石教場大

閱其日上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次幸白石教場

登臺上御甲冑三衙統制統領官等起居畢舉黄旗諸

軍皆三呼萬歲拜訖三衙合教為三陣馬軍上馬打圍

教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接舉紅旗向臺合圍聽

一金止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排立射生官兵隨鼓聲

出馬射獐兔再一金止疊金射生官兵各歸陣隊舉黄

旗射生官兵就御臺下獻所獲是日有將校能隻手運大刀者數人刀皆重數十斤賞賚諸將及士卒有差

四年十月四日殿前司言準已降旨令三司祗備教閱今躬親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已修築將壇將來三司馬步軍並各全裝披帶衣甲執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場下方營排辦候聖駕升臺聽金鼓起居畢依資次變陣教閲所有聖駕出郊除禁衛所案差儀衛外欲於本司入陣馬軍内摘差護聖馬

軍八百人騎執槍旗帯弓箭軍器作十六隊於儀衛前後各分入隊隊各五十人往回沿路各動隨軍鼓笛大樂及摘差本司入教陣隊内諸軍歩親隨一千人統領將官三員執弓槍帯刀斧軍器至日先赴將臺下各分左右於後辟周圍留空地三十步以容禁衛外作三重環立依已降旨稟差入教及從駕往回并圍臺擺齪二千人騎外有用不足千一百十三人又兩忠毅軍寨馬軍共二百十人騎欲於内撥三百人騎前一日於赭山

以來打圍射獐免侯教陣畢以射到獐免至御臺下進獻從之十六日上幸茅灘抽摘諸軍人馬全裝執仗前一日於教場東列幕宿營是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制統領將佐全裝披帶導駕乘馬至護聖步軍大教場亭更御甲冑到灘上登臺三衙起居畢權主管殿前司王達奏三司人馬齊舉黃旗諸軍呼拜者王達奏請以次變陣教閱中軍鳴角倒門角旗出營馬步軍簇隊収鼓訖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撮起旗槍四鼓舉白旗中軍

鼓聲旗應變方陣為備敵之形别高一鼓步軍四向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鬭之勢别高一鼓各分歸地分五鼓舉黄旗變圓陣為自環内固之形如前節次訖三鼓舉赤旗變鋭陣諸軍相屬魚貫斜列前利後張為衝敵之形亦依前節次訖王達奏人馬教絶取上旨擺當頭舉青旗變放教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三馬軍上馬步人鬪落旌坐擊刺無不中節上大悦犒賞倍之士卒歡呼謝恩如儀鳴角簇隊訖放教拽隊步

人分東西引拽馬軍交頭於御臺下隨隊呈試驍銳大刀武藝總而進呈車砲烟槍及赭山打圍射生馬步軍統制蕭鷓巴以所獲獐鹿等就御臺下進獻人馬拽絕

大閱儀注　其日皇帝至祥曦殿行門禁衛等並戎服迎駕常起居皇帝至知閤門官以下修注御帶環衛官等並戎服常起居宰執以下並戎服常起居訖皇帝乘馬出從駕官從駕至候潮門大教場御幄殿下馬入幄更衣訖依已降旨惟宰執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從駕侍從已下免從駕　皇帝被金甲

出幄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從駕官應奉臣僚並免奏萬福皇帝乗馬皇太子親王並自大教場帶全裝甲乗馬從駕宰執使相正任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並戎服從駕至教場臺下馬升臺入幄從駕宰執親王使相正任知閤御帶環衛官升臺於幄殿分東西相向立管軍並令全裝衣甲帶御器械執骨朶升臺於幄殿稍南面西立俟入內官喝排立皇帝出幄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出閤門分引殿前馬步三司統制統領官常起居訖次三司將佐以下聽鼓聲常起居次殿帥執骨朶赴

御座前奏教直陣㑹教閲畢再赴御座前奏教圓陣㑹
教閲畢再赴御座前奏教鋭陣㑹教閲畢再赴御座前
奏教閲畢歸侍立内侍傳旨與殿前太尉某諸軍謝恩
承旨訖轉與撥發官引三司統制統領將佐再拜謝恩
訖各歸本軍皇帝起入幄更衣訖皇帝出幄皇帝坐舍
人引宰執墪後立㑹進御茶床舍人贊就坐宰執躬身
應喏訖直身立就座進第一盞酒起立墪後㑹皇帝飲
酒訖舍人贊就座躬身應喏訖直身立㑹宰執酒至接

盞飲酒訖付殿侍次舍人贊喫食並如儀至第四盞傳旨宣勸訖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贊不要拜贊就座第五盞宣勸如第四盞儀酒食畢舉御茶床舍人分引宰執於幄殿重行立御藥傳旨不拜舍人承旨訖揖宰執躬身贊不要拜各祗候直身立降踏道歸幕次皇帝起乘馬至車子院下馬皇帝出幄至車子院門樓上親王使相正任并戎服侯駕至車子院門樓上相向立得旨宣管軍知閤御帶環衛官飲酒並戎服於御座前相向立出賜親王酒再拜謝訖次賜使相正任并管軍知閤

御帶環衛官酒訖逐班再拜謝訖依舊相向立次親王執盞進皇帝酒皇帝飲酒訖一班再拜謝訖俟皇帝觀看畢起降車子院門樓歸幄親王已下退從駕臣僚免奏萬福乘馬從駕皇帝乘馬出車子院門行門禁衛等迎駕奏萬福皇帝乘馬至候潮門外大教場應從駕臣僚免奏萬福應從駕官並戎服乘馬從駕回皇帝乘馬入和寧門至祥曦殿上下馬還宮餘做此

淳熙四年十二月大閱殿步兩司諸軍於茅灘

十年十一月上幸龍山教場大閲
淳熙間立定槍手及射射鐵簾賞格槍手以竄刺多寡為十二等支銀兩高下有差殿歩行司江上諸軍亦如之射射鐵簾以歩數遠近犒賞緡錢亦有差　江南西路安撫司將領陳植言軍中陞加添進事藝的在硬弓勁弩有如弓弩手百歩取勝使敵人不敢輕進而謂之長兵者是也萬一弓弩射不及遠致敵人衝突我陣之前則與無矢同矣今所在按拍唯務持滿為合格殊不

知不過垜者為不應法既不應法雖合格復何所用乞自今以往弓手以六十步為額弩手止以一百步為額庶幾彎指有力施放和易按柏之時必期於蒲鏃合格過垜應法如是則朝廷可以得實効而無濫賞矣望以弓弩手降付有司重別參校擇而行之詔令承旨司同殿前步軍司看詳申樞密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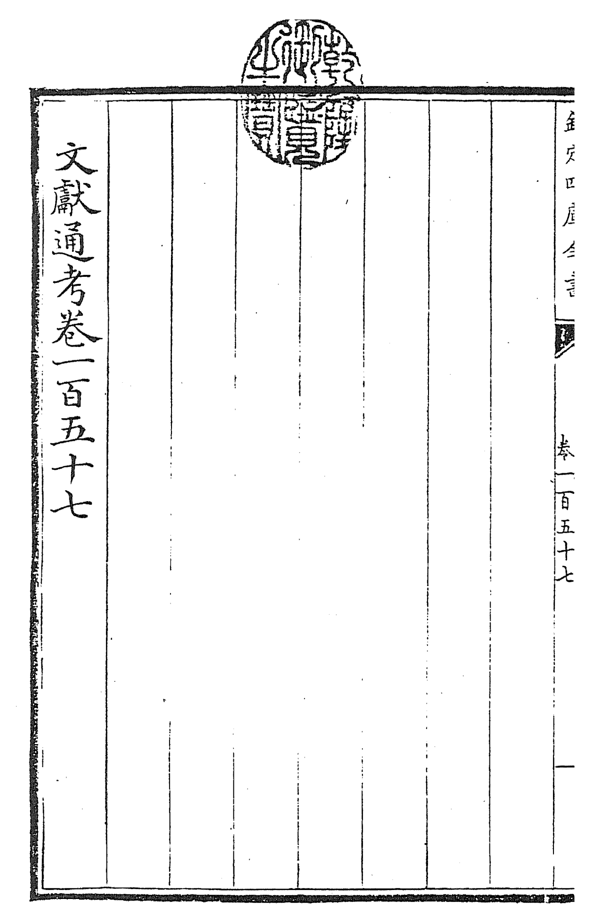
十六年光宗即位詔以十月内擇日幸城南大教場大閲

紹熙二年樞密院言殿步司諸軍弓箭手帶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隻六箭中垛為本等弩手帶甲一百步射射四石力箭十二隻五箭中垛為本等槍手駐足舉手攛刺以四十竄並為本等令各處主帥委統制統領官精加比較本等外取陞加最多人每軍五千五百人以上弓手取一十五名弩手取一十五名槍手取一十五名保明解赴主帥審實解密院取旨再試各選取出等高強二名特與補轉兩官資其餘元解到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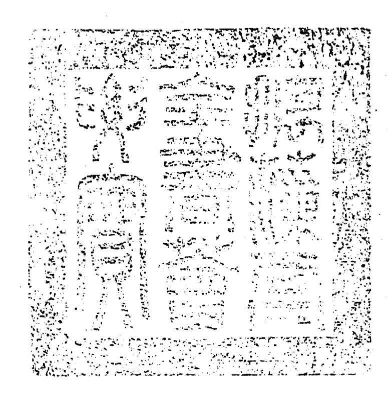
試不中人令各司每名犒設錢五貫候將來哀同再試如事藝一同弓弩手令射遠躬親比較槍手令格鬬勝負比較殿步軍司就來春拍試一次校副尉以下至白轉至承信郎住拍軍兵自長行轉至副都頭住拍詔從之

寧宗慶元二年詔以今冬幸茅灘教閲

嘉泰二年十月上幸候潮門外教場大閲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徐大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七十八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兵考十

車戰

周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與受戰於牧野

詩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名衝者在

傍突之稱二車不同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檀木之堅者以為兵車煌煌明也駟騵彭彭騮馬白腹曰騵彭彭强盛也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六韜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

而一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横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

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横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

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西麓周氏曰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左傳云卒乘輯睦公乘無人卒列無長車馳卒奔乘晉師先偏後伍亦為卒乘列故毀車崇卒必有自來而古書未有記戰騎者要之升陑入隧山澗稠阻

非車所能用其必藉卒以濟而未嘗不屬於車乘耳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六韜均兵分車步騎各有屬險戰之法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槩區截已是虛談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車

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蹂騎之所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減不待知兵者知其謬也戰騎出匈奴所謂控弦引弓管子截騎寇始服專指北狄唐太宗謂蕃兵唯勁馬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邊胡始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操始為戰騎陷騎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翼其兩傍掩其前後全是後代裹陣拐子馬事非古法也

周禮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條讀為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戎不言樊字蓋脫耳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是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師旃闕四十乘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故書苹作平杜子春云苹車當為軿車其字當為萃書亦或為萃凡師共

革車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以為王優尊者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焉　疏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以優尊也此戎路即巾車所謂革也巾車所掌五戎之正此所掌五戎之倅會同亦如之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殳長丈二

戈及戟矛皆插車騎騎車傍也鄭司農云迤讀為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傍也酋發聲直謂矛　疏有刃曰戈矛戟無刃曰殳殳主擊戈矛戟主刺　兵車圖曰車有六等戈崇於軫人崇於戈殳崇於人戟崇於殳矛崇於戟此六數也車之六建夷矛建於酋矛之前酋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殳之前殳建於戈與人之前此六建也而軫則不與焉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凡兵無過三其身過而無已則不能用又害人也戈建而迤取止戈為武之意入必後其刃不以刃向國焉不及弓矢者以人佩故也

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　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元

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殳戟殳插
於騎上建鳥章白旆鳥章畫急疾之鳥張逸云佳是
也白旆繼旐者謂繼帛猶通帛為旆
亦是絳也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 **小戎俴收五楘**
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小戎兵車
也天子戎車謂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俴淺也收軫
也軫車前後兩端之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凡
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
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比之為淺故曰俴收
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上向衡也一輈五束束
有歷錄輈轅也梁輈輈上曲鉤衡衡者軛也輈從軫
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向下鉤之衡則
橫於輈下而輈形穹窿上曲如屋梁然又以皮革五
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
以禦出也脅驅謹駕其所以出入也靷環以皮為之

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使不得外出也此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故謂之游環亦謂之靳左傳曰如驂之有靳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軫之兩端當服馬兩脅外以驅驂馬使不得内入也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揜軌謂輿下三軌面材以板木横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也輈在軌前横木映此軌故鄭氏云揜軌在軾前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為二靷係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引亦謂之靷左傳曰兩靷將絶是横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文茵車中所坐之褥用虎皮有文采也暢長也轂所以貫車輪者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三尺三寸四比大車為長故曰暢轂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

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

以觼軜孔阜甚肥大也騏馬青黑色騮赤身黑鬣中中服也騧黃馬黑喙驪黑色驂兩騑也車駕四馬內兩馬謂之服外兩馬謂之騑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繫軜故謂之觼軜亦銷沃白金以為飾也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羣言甚調和也厹矛三隅刃也刃有三角鋈錞矛之下端平底者亦以白金沃之蒙雜色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虎皮韔弓室也鏤刻金飾也膺馬帶也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交二弓於韔備折毀也閉弓檠也儀禮作䪐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

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衛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五年）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宣十二年）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成七年）考之周禮五

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

為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為藝君子以射御為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倣小戎以見之

又曰祥車曠左所以虛神位也乘君之乘車不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葢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於左考工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揵是也乘車者不敢曠左戎右所謂會同充革車是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謂載耒耜於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後世魏公子虛左以迎侯生秦皇虛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遺制耳此時乘車爲然若兵車則馭者在

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昔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緩為右郤克傷矢流血及屨鼓音未絶曰余病矣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夫郤克傷矢而未絶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而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然此將帥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書戒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御非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則御在中可知

也左傳稱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三年楚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持弓也宣十二年欒鍼為晉侯右曰寡君使鍼持矛焉成十六年衛太子為簡子禱曰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襄二年蓋御無定位右有常處故將帥車則御在左士卒車則御居中右人之持矛雖將帥士卒之車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職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車之法

也太僕凡車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有太僕則四駟乘矣春秋之時侯叔夏御莊叔綿房甥為右富父終生駟乘杜預曰駟乘四人

乘車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則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

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率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復繼也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也　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

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内官序當其夜（内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説（説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説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

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見周禮車僕）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将止之輦

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子
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
戰而使敵人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
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
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揺也至春秋列國用之往往
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
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
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揺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

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

古法

晉申公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也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每阨便車

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按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

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孑犨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勍敵之人初不迫於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今捨我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

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軍車騎別追項籍至城東破之

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霍去病少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

有饑者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為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乃搜車中得隨軍妻婦皆斬之復戰

按先儒因考西漢書此數條以為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

之法已不復存矣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
匈奴
靈帝時陽璇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
魏武帝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
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
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

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凉州　劉
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
於臨朐敗之裕伐秦假道於魏魏遣軍繳之裕遣白直
隊主丁旿師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
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竪一白旄魏
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
旄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
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矟千

餘張禦之魏師奔潰
魏太平真君四年北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
千里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
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陳
唐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以裴行儉為定
襄大總管統兵討之先時饋糧數為虜鈔軍餧死行儉
乃詐為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
挽進又伏精兵衛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

草解鞍收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玄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

肅宗至德初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徹民屋為檑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賊死傷十二　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　馬燧為

河東節度使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討田悅推火車焚其將楊朝光柵進擊大破之

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劉裕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彦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為行寨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車上置槍以刃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

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為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大將李德隆以澶淵不足守命士卒掘濠塹以大車數十乘重壘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來攻其營禦之遁去

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為兵車臨

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鋭後方上置七槍為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載兵甲止為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為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為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為寨脚令今固自賫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為衛尉寺丞

范仲淹上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陣此

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

賞有功將吏

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為備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籍車之令

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為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即日散行郡縣掠民緡錢矣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

禮不為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寨駐車各以保險為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為虜所襲遂連車又不及收臣於戎馬間覩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有不能為用者而況於車乎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上其說為身謀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當時在畿邑

平地尚如此況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償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卒多逃亡戰車棄於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催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於運致然則其為諸路之患其費不知其幾千萬矣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

欽宗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在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為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蓋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為主

也
高宗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
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絓而止之類蓋用車於戰陣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琯陳濤斜是也

孝宗隆興初宰臣進呈陳敏軍中措置教習車陣陳康伯曰數年前陳敏增制造行下三衙相度有車樣陣圖見在上曰車戰古法平原曠野可以備馳突爾亦卒不用

寧宗開禧初中郎將厲仲方者為歷陽守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敗虜於清水鎮不知其詳何如也

舟師水戰

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匄為令尹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隨人後至者守之環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髭鬣與吳人異形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殺之楚師亂吳

人大敗之取艅艎以歸　昭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躡楚踵跡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吳乘舟從淮水過蔡而舍之舍置也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

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漢上下遮勿令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於大别二别在江夏界三戰皆敗

哀公十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

漢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因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乃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説俱擊破東越　元鼎五年南粤相國吕嘉反詔粤人及江淮以

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舟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有下瀨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

南粤救東甌則有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迴四十里

後漢光武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將田戎任滿等據荆門虎牙横江水起浮橋開樓立攢柱以絶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距漢兵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不克十一年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将發荆州兵凡六萬

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南擊劉表取荆州追劉備於當陽備遣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長史張昭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土未平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

患而操皆犯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從之遣兵三萬人令瑜拒操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黄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立營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

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焰障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鋭繼其後靁鼓大振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引軍北還　二十四年孫權使吕蒙襲關羽於江陵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𦨴䑩中使白衣摇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悉以城降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

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時造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王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太康元年王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以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

十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吳人大懼

安帝義熙六年盧循因劉裕北伐乘虛襲建康率衆數萬方艦而下裕引兵南還拒之出輕利鬬艦射提幡鼓衆軍騰踴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摧陷裕自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萬具

悉焚之賊衆大敗　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率
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
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
舟楫莫不驚異以為神
宋文帝時垣護之從王元謨攻魏滑臺護之以百舸為
前鋒元謨既敗魏軍悉牽元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
重斷河以絶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
鐵鏁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舸餘並全

梁韋叡拒魏軍魏人先於邵陽州兩岸為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等為水軍會淮水暴漲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魏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倐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呼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

孝元帝承聖元年湘東王繹遣王僧辯等討侯景景使侯子鑒拒之使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

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大喜以為西師畏之乃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鵃舸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景兵大敗

陳武帝時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帝詔文育還都

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舴艋跳入砰艦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

梁王琳引合肥巢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陳侯瑱率軍進屯柵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北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於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

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斃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士晨炊蓐食頓蕪湖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其軍人銜刀潛

行水中斫竹籠籠篊皆解因縱火艦隨流突之賊衆大
敗

隋文帝將伐陳命楊素造戰艦大艦名五牙上起樓五
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
八百人次曰黄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各有等差
開皇八年伐陳素親帥黄龍數千艘銜枚而下舟艦蔽
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
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唐趙郡王孝恭及李靖擊蕭銑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大破銑軍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命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奈何棄之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踰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靖進圍之銑内外阻絶乃降

梁王彦章攻晉晉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彦章陰遣人具

舟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載鞴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遂破南城

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以錢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以進吳遣彭彥章陳汾拒之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

之皆僵仆傳𤥎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梁賀瓌攻德勝南城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横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引兵救之陳於北岸不得進遣善游者入南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募能破艨艟者親將李建及應募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甖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

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

周顯德三年攻唐之壽州唐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頗不利唐將林仁肇水陸並進又以船載薪蒸乘風縱火將焚浮梁周將張永德使習水者俟其船下縻以鐵鏁急引輕船擊之唐人既不得近溺者甚衆奪艦數十　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京城汴水側開地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壯

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横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帝乃將騎循北岸諸將循南岸追唐兵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戰船糧仗十萬數遂克壽州

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聞唐有戰船

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將兵夜發水陸擊之大破唐兵於渦口克泗州又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渦口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自淮南進諸軍以水軍自中流進兵迫唐兵乘勝爭進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欲鑿楚

州西北濠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宋太祖皇帝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開寶六年詔以新池為講武池　七年將有事於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

突為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訖眞宗朝歳習不輟

高宗建炎元年右僕射李綱言當於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别置水兵一軍須要郡别置中軍招集善波操舟使利之人擬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從之　四年夏四月兀朮入寇自明州回歸韓世忠先屯焦山以邀其歸路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伏兵擊之

俘獲甚衆及其舟千餘艘金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求假道世忠不從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金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一舟而入金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朮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

主足相全也兀朮既為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塲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金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

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入寇李寶以舟師禦之至東海縣時敵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敵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佑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

敵未覺遣其將曹洋黄端禱於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
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蕩
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
聚一隅窘促揺兀無復行次寳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
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寳命健士躍登其舟
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脱甲而
降者三千餘人獲首首完顔鄭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
軍韓保衡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死得獻議造人倪

詢等皆淮浙姦民且為金鄉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金人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之除寶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　十一月亮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權聽留水軍舟船咸在允文督軍士決戰於是統制張振王琪等列江岸以

待之而以海鰌船載精兵駐中流迎敵布陣甫畢亮以小紅旗麾舟絶江而來諸將盡伏山崦敵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敵舟皆旋為之底極不平舟中之人皆不能施盡為官軍所殺明日允文又命盛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駐舟江心齊力射敵敵見舟無歸路於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於上流焚其舟凡百八十敵引去

誠齊楊氏海鰌賦後序曰采石戰艦曰蒙衝大而雄曰海鰌小而駛其上為城堞屋壁皆堊之紹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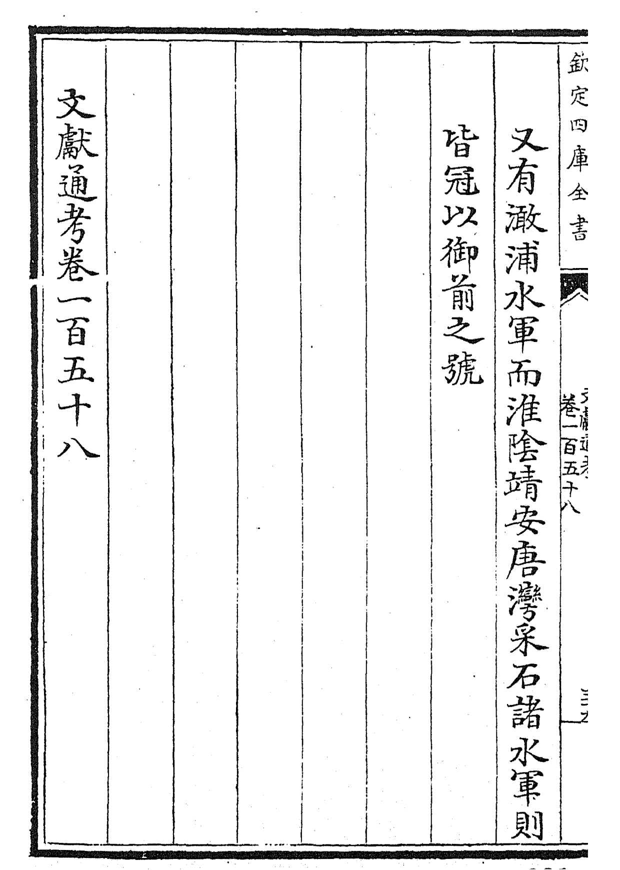
辛巳金人至江壯掠民船指麾其衆欲濟我舟伏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江先使一騎偃旗於山之頂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一旗舟師自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江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敵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葢以紙為之而實之以石灰硫黄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黄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眯其人馬之目人物

不相見吾舟馳之壓敵舟人馬皆溺大敗之云

孝宗隆興元年九月詔諸州召募水手於手上刺某州水軍字以革冒代之敝　四年樞密院言湖州守臣傅自修欲於本軍禁軍闕額人數內撥三指揮二百人專防海道以諳識水勢人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平江許浦水軍本明州定海水軍也舊隸沿海制置司防扞海道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三千人為額五年冬又改為御前水軍

八年春併歸許浦鎮置副都統制統之淳熙四年
冬詔以七千人為額五年秋又增額五百人江陰
水軍舊自泉州調發乾道三年陳正獻在樞筦以
其勞費奏留屯二千人於江陰軍而沿海制置司
又別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將此
外左翼軍亦有水軍三千人摧鋒軍二千人福州
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康府池江鄂州御前諸師
亦各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少者千餘人其後殿司



又有澉浦水軍而淮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則皆冠以御前之號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徐大豐